



宁波历史上的望族

周东旭

全祖望《甬上族望表》一书，记载了宁波每个家族里面有名望的人，共涉及到229个甬上氏族。在宁波历史上，宋代和明代都出过非常有名的四大家族。宋代四大家族是楼氏、史氏、丰氏、郑氏，这些都是宰相家族，其中以史氏家族最为宁波人熟知。史家“一门三宰相，四世两封王”，出过史浩、史弥远、史嵩之三个宰相，在南宋历史上影响深远，对宁波文化更是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。楼家也是非常有名，这个家族有庆历五先生之一的楼郁，有曾经废广德湖、修建高丽使馆的明州太守楼异，有文学家楼钥，还有画《耕织图》的楼璩。郑家出过宰相郑清之。丰家也出过宰相丰稷。丰家在明代的时候出过一个书法家，叫丰坊。丰家有非常有名的藏书楼叫万卷楼，丰家家道衰落以后，把万卷楼的书卖给了天一阁范钦。明代的时候丰家有一支迁到桐乡石门镇，近现代，石门丰氏出过一位著名的画家丰子恺。

明代也有四大家族，都是尚书世家。明代的四大家族有西湖陆氏、槎湖张氏、江北屠氏、镜川杨氏。陆氏世居烟屿，现在月湖柳汀上还有陆殿桥、尚书桥，就是陆家修的。陆家出过陆世科、陆周明。槎湖张氏出过两个尚书张邦奇、张时彻。屠氏家族出过吏部尚书屠滂，文学家屠隆，海洋生物学家、文学家屠本峻。诺奖得主屠呦呦也是这一支屠氏后人。镜川杨氏出过杨守陈、杨守陞。

大户人家出的名人较多，然而他们居住的地方以姓氏命名的相对来说比较少。比如说月湖上有个宝奎巷，很少有人说宝奎巷史家，但是宝奎跟史浩有关，因为宝奎精舍是史浩用来收藏宋高宗和宋孝宗的墨宝。同样，像屠园巷是因为屠隆有一个小园子叫鳧园。尚书街也是因为屠滂而命名的，但是没有叫屠家巷，因为他们的功名或府邸盖过了他们姓氏的概念。

下面略说几家望族的小故事。

西湖楼氏，聚居在月湖竹屿，以文学家楼钥最有影响，前几年《浙江文丛》重新出版了《楼钥集》6册。

楼钥，字大防，生于绍兴七年（1137），隆兴元年（1163）进士。据史料记载，他考试考得很好，只是忘记避讳，所以只好排在后几名。“累官太府宗正寺丞，出知温州。光宗立，除考功郎，改国子司



杨氏宗祠墙界



莲桥街杨氏宗祠

业，擢起居郎，迁给事中”。宦海风波，因“与韩侂胄不合，以显谟阁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，寻知婺州，移宁国府罢，夺职”。韩侂胄被诛杀后，重新起用为翰林学士，“迁吏部尚书，除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。升同知，进参知政事。累疏求去，除资政殿学士，进大学士，提兴万寿观”。嘉定六年（1213）卒，年七十七，“赠少师、谥宣献”。有《攻媿集》传世。

楼钥学宗朱熹，性喜藏书，祖父楼郁家中藏书万余卷，他自己筑楼于月湖畔，名“东楼”。全祖望《湖语》“藏书之富，南楼北史”就是说楼钥的藏书。好书不倦，自六经至百家传记，无所不读，家藏书万卷，手抄居半。贯通经史，酷嗜典籍，如诸子百家、音训小学诸书，悉究其渊奥。凡精槧著本、刻本、抄本，必一一收藏，皆手自校雠，甚至动员奴婢亦参与校书之事，称善本者颇多。

“宋孝宗乾道五年（1169），以书状官从试吏部尚书汪大猷、宁国军承宣使曾觐出使金国，以贺正旦。楼钥留心观察，详细记录沿途见闻，成此书”。这本书就是《北行日记》。全书以日记体裁，详记每日所见所闻，内容包括天气、行程、道里、城郭、古迹、人物、风俗、饮食、物产、典章等。书中重点记述金中都（今宣武区域）的见闻及使节入贺礼仪。还详细描述了汴京沦陷后的凄凉景象和遗民的困境，记录了与北宋遗民的对话详情，金人对遗民的驱役与压榨，汴京城中娼妓盗贼的盛行，货物奇缺与物价的奇高等情况，是宋代较有名的一部日记。

西湖陆氏，在月湖桂井。陆瑜，字廷玉，号省庵。宣德八年进士。授刑曹，分管刑事的官署或属官，历迁郎中，因为才望出任山东布政使。布政使明时即为一省之行政长官。

有一次齐鲁大地闹饥闹，老百姓一起哄抢富人的粮食，监司把这些人定罪为抢劫。陆瑜说，老百姓没饭吃抢粮食，也是苟延残喘，以免饿死在路上。怎么忍心把这些人杀了呢，还是轻判一些吧。

明英宗时，李贤在朝廷上推

荐陆瑜，等到刑部尚书空缺的时候，于是就让陆瑜顶了上去。据说当时有一个叫李景瓚的人，会算命，他跟陆瑜说，刑部刘尚书休矣，你赶快整理行装可以取代他。没过多少时间，预言果然实现。等在朝上叩谢皇恩的时候，皇上对左右朝臣说，刑部的职责是管百姓的命的，现在找到人了。意为陆掌刑部是最佳人选。

曹钦作乱，夜里把陆瑜抓起来，但等到认出是陆瑜时，说，这个人平和忠恕，放过他吧。后来曹钦被平，有人抓了曹的佃农好几百人，说是逆党。陆瑜说，曹钦作乱，十分仓促，不像是早有预谋的；而且这些佃农都住在数百里之外，怎么能参与谋反作乱？就都把他们放了。

陆瑜前后在刑部十八年，尚书岗位上十五年，是大明的重臣。当时称“名法臣第一”。晚年的时候，回了月湖，鹤发童颜，拄着一拐杖，逍遥在月湖十洲间，犹如一老神仙。他在这里住了十七年，八十一岁时寿终正寝，谥“康僖”。

全祖望家与陆家世代为邻，他小时候可以拜瞻到陆瑜的画像，说陆瑜之像，“其渊然者，则璞玉浑金也；其庞然者，由苍松古柏也”。又说了一些历史上的人物，比如汉武帝前的人物，如周昌、王陵、张苍、周亚夫、窦婴、汲黯这些人，看上去质朴而不善于言辞，但“竭天下之智名勇功，不足过之”。但武汉帝后的人物，就觉得是夸夸其谈了，所以汉衰，大概也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。而陆瑜就是像汉武以前的人物，“厚重端墨默，不见圭角”。虽然以貌论人，不是十分合适，但也算是一家之言。

现今的桂井街就是以陆家故事而名，因为陆懋龙的房子后面有一老桂树，枝蟠高结，环围如井。陆懋龙，字启原，万历丁丑进士。历刑科都给事中，为人秉超，不怕豪强，于是就外放做地方官去了，做了湖广参政。曾仿范仲淹的“贍族法”，就是买沃田千亩，号为“义田”，以其租入济族中贫困之家。捐田百亩，分给兄弟。使得乡里百姓都得到好处，因而感恩戴德他。

镜川杨氏居住在日湖边上，现在莲桥街还有一个碧川房杨氏宗祠，祠里有一块碑为民国书法家张琴书写。《了凡四训》上讲过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”的故事，就是以杨氏为例的。鄞县人杨自惩，在县衙里当差，为人公正，宽厚仁慈。当时的县令是个很严厉的人，有一次鞭打一个犯人，打得血流满地还怒气未消。杨就跪在地上替那犯人求情。县令说：“不是我想打他，但他犯的法也太违理了，不由人不生气。”杨叩头说道：“古人说，上梁不正下梁歪。百姓犯法，若非迫不得已便是出于无知，不懂法纪，根源还在于当官的治理无方，教化不力。因此应该同情、哀怜他们才是，即使破案有功也不值得高兴，更何况发怒啊！”县令听了这番话，怒气才平息下来。杨家很穷，因他在衙门里作事，免不了有人送给他东西，但他丝毫不受。若遇到囚犯没有吃的，杨自惩还经常设法救济他们。有一天来了几个新囚犯，伙食还没有着落。但他家中的米也不多了，要是给囚犯们吃了，家里人就没得吃；若顾了自己，那囚犯们怎么办。他就同妻子商量。妻子问：“犯人是从哪里来的？”杨自惩说：“从杭州来，一路挨饿，满脸饥色，着实可怜。”于是，他的妻子就把准备给自家煮饭的米，拿来熬成稀饭给囚犯们吃了。后来，杨自惩生了两个儿子，长子杨守陈，次子杨守陞，分别当了北京和南京的吏部侍郎。

《快园道古》里记录了杨守陈的一个故事。“杨文懿公守陈，以洗马乞假归。行次一驿，其丞不知为何官，与之抗礼，且问公曰：‘公职洗马，日洗几马？’公曰：‘勤则多洗，懒则少洗。’俄而，报一御史至，丞乃促公让驿。公曰：‘此固宜，然待其至而让未晚。’比御史至，则公门人也，长跽问起居。丞乃蒲伏谢罪，公卒不较。”洗马，是古代的官职名，为太子属官，侍从，太子出行时为前导，故名。杨守陈在驿站碰到一个无知驿丞，误认洗马就是洗马的官。不过杨守陈并没有为难这个小官员，跟他开玩笑说：“洗马嘛，勤快时就多洗几匹，懒了就少洗几匹。”足见其宽宏大量而又幽默风趣。